



雅科列夫作
楊 驤 譯

十月

南強書局

十月

楊 騷 譯



上海南強書局版

中華民國廿二年二版發行



實 價 六 角

—

母親喚起瓦西里來的時候，四圍還是黑暗暗。
母親彎腰俯在睡着的兒子的身上，搖他的肩膀，興
奮着氣喘唏唏地，以尖銳的聲音喚：

“快起來，在開鎗哩！”

瓦西里嗅了一驚醒起來，坐在寢床上。

“什麼？”

“在開鎗哩，對你說布爾什維基在開鎗呀
……”

母親身穿溫暖的短外衣，以灰色的頭巾包着

頭髮，站在床邊；手裏提着一個空籃，這是她每到市場必帶去的。

“怎麼，你像隻小羊望着新門似地這麼失神發呆。不曉得麼？瓦尼雅昨晚上沒有回來，不會發生什麼事故罷。啊，啊，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！”

母親的顏臉突地皺起來，癢攣着，好像就要哭出來了的樣子，但她忍着不哭，又尖銳地啾啾說下去：

“革命家這些真是殘酷的人們！把皇帝趕出去了，現在却又自己同志互相對打起來，你殺我我殺你。這些東西真的要用馬鞭來臭打一頓才好。今天是麵包也不給，看呀，我拿不到什麼東西回來。”

母親這樣說着，把空籃衝到兒子的面前去。

瓦西里驟然明白過來了。慌忙地問道：

“在開鎗？那麼已經打起來了麼？”

“打起來了不打起來，你該比我曉得清楚。是你們的一伙鬧出來的呀……”

母親答了。把灰色的頭巾粗暴地脫起來，摔到壁角的綠色的衣箱上去。

“這樣——麼。”

瓦西里把語音拖長，即刻穿好衣服，把外套披在肩上。

“你到什麼地方去？糊塗虫！一個是終夜不回來，現在你又要溜出去了麼。真是一些好心腸的兒子……到什麼地方去呢？”

母親担心起來了。

但是瓦西里不答一聲，就那樣地，臉也不洗，頭也不梳，腦殼裏糊糊模模，竟自飄然走出去了。

空中被煙似的雲鎖着，是個暗淡的日子。靴匠羅倍利站在門邊；這個男子的綽號是壓水巴水，和瓦西里等的寓居並排住着的。隣近家家戶戶的傍邊，堆着人山，街上羣衆黑壓壓。

壓水巴水滿臉堆着微笑迎上瓦西里來，說：

“瓦西里君，布爾什維基起事了哦。聽啦，不在

碰碰地打麼。”

瓦西里側耳細聽，有的好像就在附近射擊似的，有的却在遠遠隱約地響。

“那是什麼，是步鎗射擊麼？”

瓦西里這樣一問，壓水巴水便點頭示意，

“不錯。從夜半就開火，砰砰碰碰打到現在，所以已經是血流成河，屍積如山了哦。真不得了，瓦西里君。”

身長背曲，口邊鬍鬚的兩端長幾及肩，穿着長過膝的外衣的壓水巴水的姿態，完全像個接着兩腳的不像樣的稻草人。無論誰和他說話——熟人生人都一樣——，一定要發笑的。壓水巴水真是滑稽的人。他自己也笑，使別人也笑，然而現在却不是鬧笑的時候了。

“瓦西里君，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不是兄弟殺兄弟麼？啊啊，真沒意思，都是一些要被蒼蠅咬的糊塗虫！”

瓦西里在注聽遠地的鎗聲，沒有答覆。

射擊不間斷，被朝霧籠罩着的市街充滿了可怕的音響。

“拍拉拉，批拍，咻呼咻呼……”地，在遠遠可見的人家後面轟擊。

“莫斯科鬧起來了。本像蜂哼獸吼似的，這回却如雷鳴了。儼然像是伊里亞·牟羅美茲（古代史詩中的大勇士）在托厄爾大街（莫斯科的要緊地方）出動了似的。”

從橫街向遠處的屋頂眺望着莫斯科底天空，壓水巴水細細聲地以沉重的調子這樣說了。

“我們在這兒還好，不然的話，現在便正夾在鎗林砲火的混戰之下哩。”

“這時，瓦西里的熟人列翁·壘喬夫從街上走過去。這個男子本來是農夫，是鐵匠，是個皮氣不好的亂暴的蠢夫。

“你們這些爲什麼站在這兒呆看？那邊在發鎗

枝哩。打下士們這些狗奴才去罷。

他這樣一邊走一邊喊，兩手像鳥翼揮着一般地，轉過橫街的角度，沒入默默地站在那兒的羣衆中去了。

“這蠢才也想打仗去的麼，說什麼打下士去……草包，連理由都不明白就這麼瞎鬧。現在就是聰明人也不清楚，這蠢才的前途是漆黑的哦。”

壓水巴水不高興地這樣嘮叨了。

瓦西里一看到連列翁·壘喬夫這樣醉泥湫的蠢貨，都要領鎗枝去，便即刻領悟着前幾天那騷擾的街頭演說，布爾什維基所發的宣傳，一定給與民衆不小的反響了。

“那麼，我們也打去罷。”瓦西里心裏暗自這樣想，不覺把身子挺直起來，笑着反顧靴匠說：

“古幾馬·瓦西里幾，怎樣，我們一道去罷。”

“去什麼地方？”壓水巴水喫了一驚。

“到那邊去呀，和布爾什維基打仗去呀。”

說着，瓦西里指着市街那邊。

靴匠愕然視瓦西里的顏臉。

‘說什麼……和我……唔，以後商量罷……你也不去好了哩。’

‘爲什麼？’

“事情很重大呀。打也好被打也好，但要緊的是……”

厭小巴水說到這裏，口吃吃，眼俯視，以指端焦灼地撫弄鬍子。

“什麼，你，什麼要緊的是什麼？”

“要緊的是真正的真理哦……這個不是誰也不曉得麼。你們的演說我也聽到了……。大家都說有真理，但其實誰也沒有。真理在什麼地方哩？我不曉得真正的真理，是不能夠瞎殺活的人去的。你想到這裏來了沒有？”

靴匠凝然直視瓦西里的眼睛。

“你去打仗就算是好的，但一不小心，或許會

成爲對抗真理的也說不定哩。你想怎麼樣？”

“嚇，你在反駁着臭舊的話。流氓從洞窟裏爬出來了，可以說是什麼真理論麼？把你的真理論丟掉罷！”

瓦西里說着，不耐煩地揮着手，急急離開門邊，回到家裏去了。

瓦西里從很久以前就決心要和布爾什維基打仗了的。他想布爾什維主義是亂世的東西，非和牠打仗不可。此外還有真理麼，什麼話……

過了五分鐘，他手穿皮手套，服裝整然地，從大門裏跑出來了。跟着，母親也追出來，喊說：

“回來啲！一定的呀，回來啲！”

但是瓦西里也不答應，也不回頭，粗暴地把邊門拉開，又關上了。

“去的麼？”

還站在門邊的壓水巴水這樣問。

“當然是去的。”

瓦西里冷然答着，從橫街急轉向動物園的方面，向鑼聲在響着的市街那兒去了。

原书空白页

二

普列斯那街已經是人山人海地塞滿着人。街頭街角，人道車道，都擁擠着羣衆，電車不通了，馬車汽車也不見隻影，街上恰像大節日似地那麼森嚴肅靜。而從市街的中央，從庫特林廣場那裏，則不斷地發出隱約的槍聲。

緊張着的羣衆，互相在小聲細語，以好像惡夢還未全醒似的驚愕的惺忪的沒有理解力的眼神，眺望着遠方。

個腳穿黑色的防寒靴，身着灰色的防寒外

套的老婦，向那半被朝霧掩着的教堂的鐘樓，畫着十字，大聲祈禱，使人都聽得到：

“主啊，請不要把臉朝過去，賜給慈悲罷……。
主啊，請息怒憐憫我們罷……。”

瓦西里好像被趕着似地，急急走向市街的中央去了。

他恨不得早一刻參加入戰鬥，把這發瘋的計劃殺戮人類的東西，打個粉碎，所以急急地飛跑。他就因太着急飛跑，身體抖顫起來了，但步調却依然穩重，大擺着兩手，靴跟殼殼地作響，挺胸前進。他異樣地担心，怕來不及；就是這個担心，趕着他急忙。

走到動物園的後面，才碰到了負傷者。還年輕的，頰現薔薇色的看護婦，把一個頭綁繃帶的工人載在馬車上，搬到醫學校那邊去。那繃帶滲着血水，繃帶上長髮撩亂着的頭的模樣，完全像個戴着以紅白帶子製成的帽子的巴布亞斯土人的頭。工

人的臉是灰色的，嘴唇因難堪的苦痛歪着。

來到庫特林廣場一看，走到市的中央去的，盡是青年工人或青年；從對面跑來的，則都是些穿着相當的服裝的男女，有的手抱小孩子，有的背負包袱。他們的臉變蒼白，好像背後有人追着似地，慌慌張張地跑來，躲到街角上休息一下，又復跑向市街的末梢那邊去了。有個頭戴羊毛的帽子，身穿綴着大的黑鈕釦的外套的中年胖婦人，細步地在車道上，一面跑，一面不斷地在畫十字，用農婦的句調，以可憐的沒有生氣的聲音呻吟着：

“啊，啊，上帝，基督……啊啊，親生爺娘……”

這個女子的兩頰在震顫，半白的髮根的短毛，從帽子的下面擠出來。又有一個剪短着鬍子的高長的男子，背負着一個白的大包裹；和這男子並排，一個臉色變青的年輕女子，兩手抱着一位在哭喊的孩子跑來了。在街角的羣衆中一個人這樣問：

“怎樣了？那邊的情形怎麼樣？”

“在搶劫呀。趕出住宅呀，我們也是被趕出來了的。什麼都完了。”

那男子腳不停步地快口這樣答覆了。

羣衆中孩子們在哭。這可憐的無可奈何的哭聲，更令人覺得是在豫告着要襲來的雷雨的可怖。瓦西里的咽喉突地發鹹，眼睛作痒了，握着拳直跑向市中央快去。快去，快去——

一陣射擊突起，因其迫近和銳猛使他喫了一驚。在尼基特廣場和亞爾巴特附近開火了。已經接近了，大概是在那些人家的背後面罷……

瓦西里想一直線地跑向騎馬練習場（在克林里附近）那邊去，但在尼基特斯基厄門那兒，有一隊上着刺刀的兵士阻擋着路，不準他通過。

“不要走近來。快望那邊去罷……”

一個生着焦黃疏少的鬍子的矮兵士，以命令底口調吆喚。這個兵士顯着一副頑固的見識不足